

## ■ 诗语

霓裳中序第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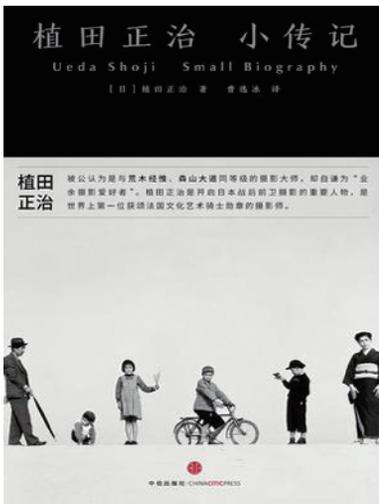
## 感城市建筑

□ 崔惠斌

熬心学未及，像是孪生终不得。繁盛却难活力，看通体圆圆，怀中消索。时光流隙，叹有如飘忽过客。曾相识，众城一色，久已见顽疾。

沿袭。积年成癖，但弃国人崇外籍。堪为传播浪迹，竭尽新奇，屡遇鞭责。病容多败笔，漫假冒连连窒息。承文化，弘扬民族，独立自无匹。

## ■ 新书架



## 植田正治小传记

植田正治

自谦为“业余摄影爱好者”的植田正治，是被公认为与荒木经惟、森山大道同等级的摄影大师，同时也是第一位获颁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的摄影师。本书收录了植田正治摄影生涯中具有特别意义且重要的170件作品系列。他为此专栏命名为“小传记”，其蕴含了双重的意念：一是他个人的（摄影）自传，二则是他期待透过摄影镜头，记录了与被摄者之间的交流，以及作为他们活在当下的见证。



## 孤单的人总会相逢

小寒

这是一本与旅行有关的书，这也是一本和旅行扯不上边的书。没有风景，没有美食，没有攻略，没有照片。作者真正想要讲述的，是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故事，从而引发我对这个世界的思索。在这场旅行中，作者和33个城市的33种人生，有穷人、富人、受过教育的、未受过教育的、大城市的、小村庄的……背景各不相同，却都活在当下，拥有丰满的个性。他们所带来的，是对于这个我们所生活着的世界的全新看法。这场旅行的成果，是一份令人愉悦、真诚又风趣的记录，它组成了一代人的肖像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
本版E-mail: ldzm2013@126.com

## ■ 读文悟世

## 侯耀华没当上科学家

□ 张光

侯耀华与科学家有什么关系？因为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系。当爹的就没打算让侯耀华学艺，哪怕是侯耀华哼上两句京腔，老爷子就会扔过来句话：“牙疼啊，该吃药吃药，别哼哼。”

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侯宝林并不是不想传艺，他看到了新中国的前途无限，他是想让孩子多学点自己没有机会学到的东西，学文化，将来当工程师，当科学家。我们看到侯耀华的故事后，一方面为侯宝林老先生没能在儿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愿望感叹，同时也从侯耀华走过的坎坷人生感到尊重。由此也引出了一些值得我们今天的父亲母亲思考的东西。

或许侯耀华有机会当科学家，但赶上“文革”，机会也就与他擦肩而过。直到他在工厂一干就是14年，直到他36岁时演第一部电视剧《寻访画儿韩》，算是彻底回到了子承父业的老路上去。这一大圈兜的，至少侯宝林先生的愿望在侯耀华这一辈儿中是无法实现了。然而，不当科学家的侯

耀华已经走过的人生之路依然光彩丰富，爸爸“文革”期间下放农村，侯耀华用爸爸剩下的每月50元钱来撑着7口人的家。出演《编辑部的故事》，侯耀华演得活灵活现，一炮走红，如今侯耀华的儿子也长大了，在电视台做节目。

侯耀华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当爹的期望与当爹的行为举止有矛盾的时候，常常是后者对子女起到了更多的影响因素。侯宝林先生希望儿子长大后成为工程师，科学家。可我们相信以侯老先生的知识结构类型和家庭生活气氛，特别是当时的时代背景。与科学家完全是两回事。即便是您想望子成龙，也要看可能会成哪一种龙。科学家是龙，能够给亿万观众带来精神享受的艺人也是龙。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对后代的培养也应该注



意点“生态环境”。那种强逼着孩子练钢琴，而家长却对音乐没兴趣的环境。那种强逼着孩子学足球，而家长从不光顾球场的的环境。那种强逼着孩子学画画，而家长压根就没有审美念头的的环境。有可能会造成“生态失衡”。最终给孩子带来逆反心理。

由此来看，侯耀华没当上科学家是一种必然，没有天时，没有地利，也没有人和。

由此来看，科学家这份可遇未必可求。是这块料，水到渠成。不是这料，咱干点别的一样能走向成功，比如侯耀华。

## ■ 职工小小说

## 文英小饭馆

□ 石嘉

把给鲁二打得半截毛衣塞进我的抽屉里，说放你这儿啦，俺店里还有位客呢，老爷子满口河南话，说来此地寻儿的，我过去照应照应。

临街的店铺傍晚生意便稀了，我们纯净水销售部的客人多是散户，也无要水的电话来，我帮文英打了几针毛衣，便准备关门下班。此时文英跑进来，牵着我的手说，大姐毁事了，鲁二不能饶了俺。她的手索索地发颤，眼圈红红的。我让她坐下慢慢说，她抽抽着喘息半晌才说，那吃饭的老爷子没给饭钱便走了，他进店来时疲惫不堪，文英打了洗脸水，沏上茶，又紧忙叨炒了一盘韭菜肉丝，一盘番茄鸡蛋，老爷子吃了一碗米饭，还要了一瓶啤酒。按鲁二给文英立的规矩，饭菜上齐了便要收钱清账的，谁知这一回人家吃饱喝足拔腿跑了，她也没收分文，晚上鲁二回家不朝死里打她呀。我怒道，混吃霸王餐的老头该杀，他这是害你。文英抬起头，一双眼睛清溜溜地望着我，嘴唇翕动，脸颊泛红，说大姐别冤枉人，我让他走的，我实话实说吧。我大惑不解，云遮雾罩，咋的呀？不要饭钱那老头是你亲爹么？文英叹口气，一直瞅着小街幽黯的云天，轻声说道，那老爷子有些像俺爹呢，花白的板寸头，还有那身老蓝中山装，他老人家害肾病死了六年了。我说你为啥不收饭钱就放人走呀，像你爸？糊涂成两岁的毛娃啦，你小饭馆累死累活一天能盈几个利钱？文英说老爷子临走一摸腰包，才发觉钱让人偷了，他把年纪来此地寻

亲的，我怎忍心扣人不放，谁家没有老人？我说世间复杂难辨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那老头欺你心善，骗吃骗喝。文英摇摇头，紧着怔怔地瞅定窗外的暮色，泪眼闪闪，裹在工作服里的脊背有些驼，颧骨上被鲁二打得青斑，令我缕缕地心疼，她今晚如何向丈夫交得了账呢？我问这顿饭钱是多少，我先拿给你垫上，鲁二粗蛮，算小账却精细着呢，你搪塞一下，账上无窟窿便好。文英从抽屉里取出那件给鲁二打的毛衣要走，说不用不用，我如实跟鲁二交代清楚，他再打我有人味儿么？文英走进小街浓浓的暮色里，单薄的背影飘飘的，又缓缓转过身，朝我浅浅地一笑，怀里抱着鲁二的那件毛衣，说大姐放心，俺不会挨打的，终究是两口子，他下得了手呀？不知为啥，我伴着文英送她走了好远，依依不舍，晚风拂面，我酸楚地直想掉泪。

我下班回家老惦记着文英，夜里梦醒几回。翌日一上班，我便跑到文英小饭馆，看见门面未开，往常此刻她早忙碌的生火洗菜了。文英住家街道妇联的来了两个人调查情况，说文英昨晚被鲁二揍得很重，骨折，头部水肿，眼睛青紫瘀血，到底为啥？我正要跟妇联干部叙说缘由，只见驶来一辆轿车，停在文英小饭馆门前，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搀扶着老头儿，连声说饭馆的闺女好人呀，俺加倍付饭钱酬谢她。我返身躲到背静处，蹲下便大哭起来。文英小饭馆门前，嘈杂的人群愈聚愈稠，好像小街上出了大事情。



我打工的纯净水销售部隔壁，是家小饭馆，八个平方米的地儿，除了炉台锅灶，只摆两张桌子。文英忙里偷闲总喜欢跑过来，跟我说几句女人间的体己话儿，她整天淘菜洗碗，切肉煮饭，手指水里浸火上烤的似棍棍，却能灵巧地打一手不错的毛衣活儿，文英因此常向我商讨一些织花的针法。她丈夫姓鲁，排行老二，鲁二爱财嗜赌，专门管着文英小饭馆的进料收款，其余杂务一概甩手不问，统统推给文英打理操劳，这厮早晨跑一趟市场买菜，打烊后跟文英清点收账，敛了钱白天便召集几位赌友打麻将。文英经营私房家常菜，饭菜新鲜实惠，味道醇厚。有时佐料放得太足，饭打得过满，结账时会免去客人些零头儿，晚上算账时鲁二便觉亏损，骂文英憨娘们，倒贴钱的贱人，倘若他喝了酒，脾气凶上来，便出手打文英。我说饭馆全指望你支撑，整日忙死，还要伺候他穿衣吃饭，他鲁二凭啥打你，到妇联告他去。文英垂下头说，鲁二也不容易，下岗丢了饭碗，心里窝囊，火爆脾气是胎里带的，怨不得他。文英颧骨上青一块，便是鲁二喝醉了酒一拳打的，她对外人却说是自个儿碰门框上了。我瞅着文英憔悴的模样，便一阵心伤，劝慰她几声，便无话可说了。文英忽然站起来要走，